儀顧堂集

儀顧堂集卷五

歸安陸心源譔

魏刺史文集序

余年十五六即聞當代賢豪魁傑之士首推邵陽魏默深先生後得先生所著詩古微聖武記海國圖志讀之益信先生之學實事求是可以傳可以行余益心儀其爲人既相見於武林旅舍時先生方患病委頓甚而四方之志未衰余出所作藏言就正先生擊節歎賞比之賈誼崔寔以後起相期許因出所著文集命余序之余

思古者一代之學卽一代之治故時之所謂士者必考其典章明其阨塞而周知其利弊處之絃誦佔畢出則爲條教號令夫是以聖如孔子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夏殷之禮則僅曰學之而已憊士豈徒貴知古哉後世儒者不明此義談心性者薄訓詁講考證者鄙詞章各執一端不相通曉抗顏自命爲大儒人亦羣然信之而於兵刑禮樂之要安內攘外之方則瞢然而不知一旦加於人上求非所學也學非所用也儒之所以爲詬病乎豪傑之不作不亦久乎

先生少負異資博涉經史百家近及
國朝官書案牘旁逮歐羅巴人所著莫不究其
所以然而求其可以行居嘗憤時感事奮欲有
所樹立穆然於秦王漢武之所爲故發爲文章
古勁遒俊奇氣勃勃精者可以羽翼六經粗者
亦與國家大政有裨蓋非求工文句間者比矣
嗟乎先生抱用世之具卒以盱衡抵掌縱論時
事不爲時貴所喜僕僕半生需次以老徒令海
內賢士大夫識與不識想望丰采而終不得一
被其澤豈獨先生之不幸哉

聖天子思得奇偉非常之士共濟中興他日求賢詔下足以副旁求之意者舍先生其誰與歸

說文引經攷敘

國朝爲說文之學者衆矣而說文引經異同鮮有攷證及之者陳氏吳氏之所撰漏略特甚未足名一家言予久思彙人衆說參以已見勒成一書乙卯秋獻藝棘闈貨不中度被放歸里端居無事爰成引經攷若干卷而敘其端曰不通六書不可以言學不明六書之叚藉不可以讀經夫六經之文六書無不備也然象形指事會

意諧聲轉注可卽字以得其義叚藉之義非深通小學者不知也蓋上古文字稀少有依聲託事之例依聲託事者循聲而藉也不明乎此而欲通經窒矣漢世諸儒深明此旨魏晉而下其學浸微宋儒以義理之說救前人之失其說非不善也然穿鑿坿會望文生義違失聖賢之意者行行而是蓋叚藉之不明久矣

國朝古學昌明名儒輩出東原先生著六書論理漢人舊說竹汀石臞懋堂蘭臯諸先生益闡明之三代以上之書皆可䌷繹而得其義豈不

盛哉予少讀說文解字見其引證經傳多所異同不能通其故肄習有年始知不外乎叚藉之說也蓋易有施孟梁邱京費之異詩有毛韓齊魯之異周禮有故書今書之異書儀禮孝經有今古文之異春秋有三傳之異論語有齊魯古之異考其形則異會其義則通有不能例以叚藉之說者諸經則坊本之俗字書則衛包之所改也其爲淺人竄改傳寫譌奪者百之一二而已今天下之言學者取古人之詁訓務爲新說以駭流俗信百家引經之文而疑正文爲盡譌

尊日本流傳之書而以故書爲俗本求勝於宋人竝失漢人謹守家法之意是必使聖人之經盡遭改易而後止則非予之所敢出也

陸清獻公爲宰錄敘

本朝言理學者首推清獻清獻之才可以大受夫人而知之矣然清獻得以小試其才者則僅以縣令而蒞嘉遺迹公歸記諸書述公政者或語焉不詳或詳矣則兼雜俚俗不足以傳公政源深病之力加潤色益以行狀年譜所載統爲六十餘條曰陸清獻公爲宰錄而敘其端曰天

下之治亂視乎民心之向背民心之向背視乎守令之賢否守令賢則富民樂其生貧民安其業守令不賢則闒冗猥鄙相徇以利吏胥豪猾因緣爲奸民既無所逃死則囂然起而思亂此古今治亂之大較也漢有天下宰相多由守令故守令重其時民安俗阜國祚以長延及唐宋賢君能以愛民爲念守令常得其人明太祖起自草茅知小民疾苦守令之職特重言吏治者於斯爲盛然其所謂循良者或以操守或以明察語以聖門政事之科則猶未逞也我

國家陶成樂育宏於成周而清獻公挺生其間其治邁宋明而軼漢唐庶幾子游之武城子賤之單父其所以治者不必紛紜多事務言吏才而民心已膠結而不可解嗚呼何其盛與嘗觀元明之中葉矣在位者非瞀鄙之俗儒即脂韋之小人承奉上官惟恐不工刻剝小民惟恐不至而國家之安危民生之疾苦漠然不加戚於心上之視下如草芥下之視上亦如寇讐浸淫久之遂成大亂雖有豪傑之士思挽之於萬一而言兵則伍虛言餉則藏空言守則池湮城圮

非獨守令之罪亦孰非守令之罪也後之爲政者苟能思清獻之遺事以清獻之心爲心聚民之所欲去民之所惡皎然不欺其志無論才有優絀而民心安得不固天下安有不治哉

二銘書屋碑目序

集天下之碑而爲書始於晉陳總之雜碑而梁元帝碑英宋次道寶刻叢章王順伯復齋碑錄洪景盧隸釋隸續繼之至
國朝王述庵金石粹編而益富集天下之碑而爲目始於趙明誠諸道石刻目錄而鄭夾漈金

石略陳思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目繼之至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而益富然此皆就見聞所及非集一家之所藏也歐陽文忠趙明誠始集一家所藏而成書陳氏思孝焦氏欣賞齋范氏天一閣王氏話雨樓又集一家所藏而爲目非好之篤搜之勤鑒別之精孰能與於此四明張棣笙廣文性嗜碑板收藏甚富亂後又得同里范氏天一閣青浦王氏春融堂所藏自秦訖元有碑一千餘通擬訪歐陽文忠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勒成一書先編爲二銘書屋碑目囑余

爲序余惟天下之物聚於所好好而無力則聚之尤難述庵司寇當天下承平敭歷中外使軺所歷幾遍九州絕域遐荒窮搜極訪僅得碑千五百餘通讀金石粹編自序想見收集之難廣文宦跡不出吳越又當東南兵燹之後非有大力雄貲鼓動碑估墨客宜乎求之殷而遇之罕矣今觀其目庶幾與青浦埒不尤難之難者歟余每過烏程訓導官舍見廣文琳琅滿架窮年矻矻老而彌篤行見搜羅日富考訂益精著爲成書上希歐趙是編其碻矢耳

蒼筤館文集敘

予年二十獲交姚子子展相中甚晨夕必過從見則論文道古必作竟日談子展稱其友俞子勁叔不去口余恨未得見也明年勁叔以事至郡與子展過余相與論古今文章利病得失娓娓不倦益信子展言不謬出所爲詩贈余纏綿悱惻力追古作者余心好之愧未有以報也久之子展又出勁叔文相示不必斷斷於古其文之工久於文者不逮也於是歎世之以韓歐自命者句摹而字放去古人甚遠勁叔粥粥不自

表暴而所造有如此益以愛敬其爲人明年與余遇於棘闈時値微雨短衣木屐冒羃屜負囊篋塵容俗狀相視不覺失笑余索其新著勁叔略誦數篇遂相與坐矮屋中抵掌論文簷溜涔涔沾衣袖意豁如也今年春與勁叔遇於子展許得見其文集余讀之不知其異於古人者何在益歎其文之日工也勁叔詩集曾由子展索余敘余妄撰數語冀附以不朽今其文又裒然成集碌碌如余荒落如故日月逾邁欲學未能讀勁叔所著其欣慕而慚悚者又何如也

楊氏日記序

余左轉高涼訪士於蔣叔起廉訪首稱楊嶺愚孝廉陳麗秋比部楊蓉浦太史三君皆負時名而孝廉年尤高著書尤富及今春抵任與比部太史相見如平生獨孝廉以養疴山中不得見余思造其廬咨以爲治之要案牘填委卒卒未果未幾太史以孝廉所著北行南還日記問叙於余余惟遊記之源蓋出於史家之支流宋以後作者踵接然往往瑣屑猥雜無關法戒故自石湖放翁而外傳者甚寡孝廉之作有關於風

綱常維風教慎重閑防陰雨者自敘已詳言之余謂猶未盡也如於太廟峽而著紅粉花鈿之句則杜少陵之詩史焉於南華寺而譏六祖肉身之非則昌黎公之闢佛焉於樂昌而辨昌黎書之僞於東阿而辨三歸臺之謬確然見考古之學焉於平石墟而知盜賊之氣易奪於黃石磯而知士卒之心易搖卓然見軍旅之識焉蓋孝廉學博而才高氣剛而識定聞高州陳金缸之亂士民遷徙一空孝廉獨由鄉入居城中協和官吏隨方設守城賴以完嗟呼孝廉豈非天

下士惜乎不竟其用也今年比部奉

命練軍畿輔太史明春亦將赴都必能記其所經歷與孝廉諸記相證明獨余六走燕趙四過齊魯不能有所記述執筆書此良用憮然

白雲山房詩稾敘

余筮仕粵東識金壇相國之孫于君伯龍於廣座見其舉止大雅有王謝家風心竊識之初未知其能詩也後於友人案頭見其所爲七古一首情詞兼至有異凡響於是始知君能詩居無何出其白雲山房稾見示而問敘於余余惟詩

者生於人心者也其性情誠篤其學問涵養深且至斯其心如天地之太和發之於聲如風之過簫而成籟無所爲漢魏無所爲三唐元明而其詩至矣今之爲詩者必依傍乎古人之門戸而人亦必託古人以張大之指某詩爲漢魏某詩爲盛唐中晚然則彼漢魏之詩必將託於周公吉甫周公吉甫之詩又將何所託耶以此論詩謬矣于君温厚和平詩亦似之不必比坿古人自足陶寫性情合乎風人之旨余雖不敏讀其詩益以想見其爲人也

重刊註陸宣公奏議序

余筦鹺閩中從故家得先宣公奏議注十五卷乃至正甲午翠岩精舍刊本前有進書表題曰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而不著其姓證以周煇清波雜志劉岳申申齋集知爲郎曄作曄里貫仕履不顯以臨安志人物傳清波雜志及結銜考之知其字晦之杭之鹽官人事張九成編撰橫浦日新從特奏得官以文學知名嘗注三蘇文及此書履官嵊縣主簿此外則無可考矣其注典贍簡要頗有發明詢爲宣公功臣

元以後無刊本故乾隆中廣搜遺書諸臣亦未採進阮文達研經室外集始著於錄先宣公著述見於新唐書者議論表疏十一卷翰苑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十五卷見於權文公集者奏草七卷中興奏議七卷制誥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五十卷驗方及別集久佚存者奏議制詔而已通行本二十二卷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當即蘇文忠所核進明覆宋本二十四卷分制詔奏草奏議爲三與權文公集合此本奏議十五卷當合奏草及中興奏議爲一而

又多析一卷耳　源　自有知覺卽服膺宣公上不負君下不負學兩言乃兩奉徵召三任方面不能有補於時屛居退省時疚於懷每思刊布先世遺書少承先志是書流傳尤罕學子以不得見爲恨侍養多暇校正付梓原本有劉須溪評點皆仍之至宣公學問經濟彪炳古今予小子何敢贅焉

重刊董氏道德經集解序

道德經集解二卷各家書目皆未著錄題曰清源圭山董思靖撰章貢淵然道者劉若淵校刊

序說後題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後學圭山董思靖書案思靖生平無攷惟清源圭峯皆福建泉州山名今泉州之元妙觀宋時爲天慶觀元改今名由是推之則思靖乃宋季泉州道士也福建通志無思靖名惟宋方外傳稱董伯華晉江人服氣煉形言徵應輒驗能於人手中作字開拳有雷聲震起後尸解北山紫極宮考紫極宮在天慶觀之右與思靖時代住址頗合或伯華即思靖之字未可知也劉淵然贛州人祥符宮道士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召至京賜

號高道宣德中卒年八十二見江西通志書題淵然校刊其爲元末明初刊本無疑吾友魏鹽尹錫曾嘗與諸本互校其中有絕異各本而與景龍石刻合者蓋所據猶古本也思靖雖道士其言頗不悖於理所採司馬温公王荆公葉石林程文簡諸家之書今皆不存藉此見其崖畧未可以道家者流薄之也

重刊師友雜志紫微雜說序

師友雜志一卷紫微雜說一卷宋呂本中撰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皆著於錄

四庫雜家類據浙江所進紫微雜說著錄而缺
師友雜志此從穴硯齋抄本傳錄廓字下註御
名猶存宋本舊式讀書志稱鄭寅曾刻之廬陵
或即從廬陵本出歟宋以後無刻本余恐其久
而益微校錄付梓缺者仍之本中字居仁元祐
宰相公著之曾孫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
父希哲師事程伊川即書中所稱滎陽公是也
居仁聞見習熟少長從楊龜山游薦山尹彥明
游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詩得黃山谷陳后
山句法始由恩澤入仕紹興六年特賜進士出

身累官中書舍人屢有封奏初爲郎與秦檜相
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居仁封還除目檜又
怨其與趙鼎相知風御史蕭振劾罷之事詳宋
史本傳所著書存於今者此外尚有詩集二十
卷春秋經解二十卷童蒙訓三卷餘不傳元祐
極人才之盛道學則有二程張邵政事則有溫
公潞公文章則有蘇黃晁張氣節則有器之瑩
中居仁以名門子弟師友羣公目染耳濡迥殊
凡俗其所紀錄一時名人嘉言懿行往往而在
當與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同觀未可以說

部概之也宋史惜其才可經邦節可勵世議論不合奉祠以去然居仁得以優游林下著書教子著述傳於後世有子蔚爲大儒亦檜有以玉成之也

重刻本草衍義序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撰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皆著於錄政和六年提舉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申投尚書省太醫學博士李康看詳狀申有旨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

辨驗藥材宣和元年其姪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鏤板印行宗奭萊公裔孫見郡齋讀書志以劄付及卷六礬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及通鑑長編二百八十五推之知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處由承直郎澧州司戶進書轉一官累官思州武城縣主簿而已神農本草之名始見於梁七錄凡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又增三百六十五種是爲名醫別錄唐顯慶中命蘇恭等參考得失增一百一十四種是爲唐本草宋太祖命劉翰等以醫家嘗用有效

者增一百三十三種是爲開寶重定本草仁宗命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增一百種是爲嘉祐補註本草蜀人唐慎微博採羣書增六百餘種是爲經史證類本草徽宗又命曹孝宗刋正之是爲政和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宗奭以禹錫所修慎微所續尚有差失因考諸家參以目驗拾遺糾謬著爲此書凡名未用而意義已盡者皆不編入其所辨證如東壁土取太陽少火之壯冬灰取冬令燒炊之久水味不因菊花而香鼹鼠不能遺溺生子玉泉爲玉漿之譌石中黃

子爲黃水之譌皆能實事求是疏通證明洵乎本草之功臣醫林之津筏也宋時與證類本草別本單行自金人張存惠採附證類本草之中明人因之而單行本遂微余所藏爲南宋麻沙本完善無缺因重梓以廣其傳

重刊可書序

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皆無可書之名

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金山錢氏刊入守山閣叢書此從穴硯齋抄本傳錄較大典本多

六十條猶是宋時原本其書不著撰人姓名惟愛日齋叢鈔引司馬溫公與文潞公論僧換道流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爲知甫所作知甫里貫仕履皆無可考以所述大父諱問字昌言與种世衡有舊嘗遣汝州田推之當爲陝汝間人以所稱蘇庠養直居句金日與僕遊推之南渡後當僑寓句金所紀皆政宣紹興間遺聞佚事與侈談市井瑣屑者不同雖卷首亦缺一葉視守山刊本已多一倍而贏校錄付梓以爲攷證宋事之助守山本侍立修注官一條爲此本所

無是否卽在闕葉之中無從校核安得再覓完本一證明之

重刻乙巳占序

乙巳占十卷唐李湻風撰新唐書藝文志著於錄作十二卷晁昭德郡齋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馬貴與文獻通考王伯彥玉海皆作十卷與今本合每卷約萬餘言惟第十卷幾及三萬言或後人合三卷爲一卷故與唐志不符未可知也乾隆中採訪遺書未經儲藏家進呈阮文達亦未之見朱竹垞所見祇殘本七卷惟敏求

記有全書其書之罕見可知矣余所藏爲明人抄本得之金匱蔡氏卷三卷六後有題名三行一曰太史局直長主管刻漏臣成衍書一曰太史局中官正太史局提點歴書賜緋魚袋臣李維宗校甯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博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提舉臣邵諤攷玉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詔紀元歴經等書送太史局中載乙巳占計十冊今本十卷又有太史局諸人題名或卽從建炎本傳抄歟上元乙巳之歲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夜半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以為名其書雜采黃帝
巫咸甘氏石氏郗萌韓楊祖暅孫僧作劉表天
鏡白虎海中列宿玉官諸占及劉向洪範張衡
靈憲五經圖緯糅以經傳排比成書始於天象
終於風氣凡分一百篇今缺辨惑一篇餘皆完
具唐人遺籍傳世日稀亟為讐校付之手民其
有譌脫概從缺疑夫災異占候之說原不足憑
然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周禮保章氏以日月星
辰五雲十二風辨吉凶祲祥豐荒其所由來者
久矣淳風雖以方技名修德篇屢引經傳以攺

過遷善為戒司天篇深著脩氏之失諵諵於納諫逐佞不失為儒者之言非後世術士所能及也玉海引書目序云五十卷今合為十卷今序云合為十卷與玉海不符蓋合併後人所妄改耳

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總四百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以後流傳甚罕胡應麟博極羣書祇據王景文夷堅別志序知其

義例而已

四庫所收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民間頗不易得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刋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坊刻二十卷本雖從原書摘出又出分類本下是不但全書不存卽正集二百卷若存若亡者亦數百年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鄉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於汪閬原閬原歸於胡心耘余從胡氏得之中有玉蘭堂印衡山文氏舊藏也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夷堅閒而志之夷堅之名蓋取諸此自來志怪之書莫古於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干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於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爲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於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旹賓退錄節錄其文稚拙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說之淵

海也琴希洪君搜刻先世遺書不遺餘力聞余得是書寓書慫恿梓行因付手民以塞洪君之意云

重雕元棐傷寒百證歌發微論序

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發微論二卷題曰白沙許叔微知可述直齋書錄解題云許叔微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皆未見

四庫提要云叔微字知可真州人紹興二年進

士醫家謂之許學士不知所歷何官也案傷寒
歌卽百證歌三與五蓋字之誤翼傷寒論卽發
微論也叔微揚州儀徵人少孤力學於書無所
不讀而尤邃於醫建炎初劇賊張遇破真州已
而疾疫大作知可遍歷里門視病與藥十活八
九仕至徽州杭州教官遷京秩見影宋抄本乾
道庚寅張郯序及獨醒雜志西溪叢話張杲醫
說知可所著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宋史藝文
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四庫全書皆著錄餘僅見於書錄解題脉法類

辨久佚八十一法當即張月霄藏書記著錄之
傷寒九十論百證發微元明以來不甚顯
四庫未收阮文達張月霄亦皆未見惟錢遵王
讀書敏求記著於錄遵王元槧今歸於余夫醫
家之有仲景猶儒家之有孔子也醫書之有傷
寒論猶儒書之有四書也宋時爲其學者有成
無已之注李櫰之要旨王實之證治韓祇和之
微旨龐安常之總病論朱翼中之活人書錢聞
禮之百問歌雖皆各有所長而知可之書爲最
能得其意百證歌七字韻言意該言簡發微論

探微索賾妙悟通神於以歎知可之學之深且邃非薄技偏長執一是之見者所可及也明萬歷辛亥有喬山堂坊刻合爲四卷證以元刊不但面目全非竄改亦復不少此明人刊版之通病醫書其尤甚者耳余慮其誤俗醫而害人命也重摹元槧以廣其傳後之治醫家言者由是以求仲景之書庶幾免殺人之誚乎

刻靖康要錄序

靖康要錄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舊本題曰孝慈淵聖皇帝要錄

四庫全書本題曰靖康要錄與書錄解題文獻通攷合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欽廟潛邸訖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攷同文淵閣書目亦著於錄注曰二冊愚謂書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題靖康之目且陳所見本訖元年十二月事今本紀事紀言至二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止多寡懸殊起訖迥別非一本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考書錄解題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

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故以要錄名案歷代實錄題名皆全載謚法廟號今以舊本題名證之其爲實錄節本無疑提要所言誠定論也文淵閣書目宇字號別載宋朝要錄四十冊註曰缺恐當時每朝實錄皆有節本今僅存靖康一朝耳宋時當有刻本近古藏家惟傳抄帙是本凡遇聖旨聖慈御札等字皆提行桓字構字皆注御名當從宋本錄出惜展轉傳抄譌舛幾不可讀因取所藏三本互相讐校又證以徐夢莘北盟會編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陳均九朝

編年備要李𡌴十朝綱要無名氏宋史全文趙汝愚諸臣奏議諸書增補凡數百字改正凡數千字付之梓人明知其誤而無可校正者仍之別爲校勘記附於後書中事迹多可補宋史之缺王維儉撰宋史志柯維騏撰宋史新編皆未見其書後有改修宋史者其將有取於斯乎

刊友會叢談序

友會叢談三卷宋華陽上官融撰宋史藝文志鄭夾漈通志藝文畧陳直齋書錄解題焦弱侯國史經籍志皆著於錄馬貴與文獻通攷作一

卷乃傳寫之誤
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始進呈亦罕見之祕笈也融仕履無攷書中稱天聖三年李防知耀州邀融過郡館於東齋則天聖時人也自序云隨侍南北旅進科場又云春策不中掩袂東歸蓋不得志於科名而思以著述自見者李防宋之名臣嘗拔晏殊於童稚融為所引重可以想見其人矣所記雖多涉怪異持論頗不軌於正其纂此書嘗自比袁郊之甘澤謠李玫之纂異記然袁李遠搜異聞而融近徵實事以愚觀之蓋

有過之無不及焉

儀顧堂集卷五終

儀顧堂集卷六

歸安陸心源譔

重刊北戸錄序

北戸錄三卷唐萬年縣尉段公路纂崔龜圖註新唐書藝文志作北戸雜錄唐以前書與今本題名往往參差無足異也史記秦紀南盡北戸顏師古注漢書日南郡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戸以向日者所記皆粵南事故以北戸名書公路仕歴不見史傳藝文志以爲文昌孫文昌臨淄人相唐穆宗子成式著酉陽雜俎孫安節善樂

律見唐書本傳公路爲成式之子安節之弟宜平文采之可觀耳書中稱咸通十年往高涼又稱咸通辛卯年從茂名歸南海其人蓋先仕於粵而後官萬年尉者宰相世系表有成式而無安節故公路亦無名當據傳志補其缺龜圖結銜稱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餘無可攷唐人著述傳世不多可藉以見古書崖畧者書鈔類聚初學記而外此其一也惟徐歐兩書元明以來屢有精槧此書自南宋尹氏而後刋本罕傳其刋入古今說海者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凡

今本譌奪多者所刪亦多譌奪少者所刪亦少
注則一字不錄又誤以公路爲東牟人學海類
編沿其陋而益甚原本之傳希如星鳳藏書家
轉輾傳鈔愈久愈譌幾與北堂書鈔原本無異
余所藏爲汲古毛氏影宋寫本目錄後有臨安
府太廟前尹家書鋪刊行一行首尾雖完文字
亦爛思以會慥類說所錄正之而今本待校之
文正類說節去之句豈魯魚亥豕宋刊已然乎
因以羣書旁參互校改正數千字而付之梓吾
鄉嚴鐵橋廣文謂世間難校之書以北堂書鈔

爲第一是書雖比書鈔才卌之一而檢閱之煩思誤之難則一然仍有不可通者拾遺糾繆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刻自號錄序

自號錄一卷據濬佑丁未譚友聞序知爲錢塘徐光溥所編宋史及書錄解題文獻通攷皆未著錄

四庫全書亦未收阮文達依錢遵王所藏元至正王寅華亭孫道明手抄本過錄進呈明文淵書目收入荒字號題作譚友聞蓋誤以作序之

人爲著書之人耳光溥仕歷無攷丁未爲湻祐七年而錄及周草窗密柴秋堂望之號疑爲宋季人而入元尚存者凡宋時名公鉅卿騷人墨客之號分爲三十六類附雜類於末惟旣以宋爲斷不應羼入唐之天隨叟而宋人之號掛漏亦多如居士則蔡襄之莆陽米芾之鹿門王洛之雪齋吳可之藏海劉才邵之檆溪樂洪之曲肱吳芾之湖山廖正一之竹林李彌遜之筠溪晁公遡之傳密晁子與之清容晁端禀之寂默劉學箕之方是閑潘艮貴之默成俞灝之青松

俞烈之盤隱李粃之去嗔王澡之瓦全蘇澥之
支離林師點之竹邨晁公溯之嵩山章甫之易
足先生則江端友子我之七里周行己恭叔之
浮沚阮閎之總龜柳開之補亡老人則朱敦儒
之岩壑李迎之濟溪翁則劉珵之七者黃裳之
紫元馮熙之之擬巢子則黃晞之聱隅釋道潛
之參寥叟則种放之雲溪醉齋則史繩祖之學
邢凱之坦曾慥之高李曾伯之可趙孟堅之彝
何夢桂之潛鄧繼祖之茅王柏之魯段允迪之
朕周孚之蠹陳文蔚之克趙善括之應趙汝騰

之庸謝采石之密李燔包恢之宏羅願牟子才
之存林希逸之慮吳如愚之準袁去華之適楊
潛之鈍高閌之息黃㽦陳復之復堂則家鉉翁
之則彭龜年之止趙公豫之燕陳著之本陳普
之石高斯得之恥袁說友之東虞儔之尊白菴
則李洪之芸輔廣之潛方大琮之鐵劉應時之
頤衛博之定施仕衛之同方信儒之好任淵之
沂趙汝騰之懶趙蟠老之拙曾逮之習呂皓之
遁思軒則陳藻之樂畢艮史之死李呂之澹林
光朝之艾熊禾之勿張侃之拙蔡抗之久李有

慶之琴溪則劉辰翁之須高登之東楊枋之字
王庭珪之盧陳師錫之鶴郭印之雲蘇籀王炎
之雙山則游酢之薦徐經孫之矩林亦之之網
陳師道之后夏僎之柯文天祥之文謝枋得之
疉陳均之壺谷則盛度之愚趙汝鐩之野張淏
之雲嚴粲之華峰則方逢辰之蛟窗則孫夢觀
之雪岩則李心傳之秀陳均之雲翁卷之西胡
次焱之梅唐士耻之靈林則黃伯思之雲章艮
能之嘉吳泳羅大經之鶴史彌甯之友川則戴
翊之浣劉黼之蒙𡇼則朱長文之樂泉則薛嵎

之雲周文璞之方韓淲之澗隱則陳棣之蒙隱
顧正之芥陳世崇之隨亭則楊冠卿之客亭則
劉昌時之蘆莊則劉綸之雲何谿汝之竹坡則
姚勉之雪他若徐元杰之梅埜陳元晉之漁墅
薛師石之瓜廬樂雷發之雪磯胡三省之梅澗
羅鑑之磐沼何蓬之韓青老農柳開之東郊野
夫李洪之柯田山樵李心傳之陵陽布衣程公
許之玉局散吏米芾之襄陽漫仕李綱之百鍊
真隱周密之卞陽嘯翁四水潛夫皆生有時名
沒傳著述彰彰在人耳目猶且遺之況身名黯

淡者乎惟光溥見聞雖儉並世名流採摭較富其或傳誌無聞轉藉此考其號字未可以簡畧棄之也

國朝葛萬里緝別號錄九卷著錄四庫全書余疑其藍本是錄及互爲參校或此無彼有或此有彼無卒不相謀其亦未見是書歟

重雕宋本通鑑釋文序

胡身之未注資治通鑑以前爲之音釋者凡三一爲司馬公休二一爲廣都費氏一則史見可炤

也公休本刋於海陵郡齋襲史書而託名公休費本全采史書略參已見世謂之龍爪本惟見可精索粗用深探約見積十年而成書馮時行序詳哉言之見可履官行事不甚著稱見於結銜者知其官宣義郎監成都糧料院見於縉雲文集者知其名炤字見可眉山人清卿曾孫時行爲見可作序時在紹興三十年已云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人當生於元祐末年而終於孝宗時常熟瞿氏藏書記以度宗紀之利州路統制史炤當之謬矣其書在宋時甚行故僞

公休本費氏本皆襲之自胡身之辨誤出而此書遂徵身之所糾固多中見可之失然其長處亦有不可沒者竹汀錢氏謂胡氏長於地理見可精於小學二者未可偏廢誠篤論也明以後傳本甚稀升菴外集一再徵引此外罕著於錄余所藏爲黃氏百宋一廛舊物完善無缺因仿雕以廣其傳

重栞石林奏議序

石林奏議十五卷宋尚書左丞葉石林之所著也左丞名夢得字少蘊湖州人原籍蘇州吳縣

紹聖四年進士以蔡京薦召爲祠部郎累遷翰林學士數進讜言與京忤罷歸南渡後長戶部丞尚書制江東撫福州均著政績與監司不合遂致其仕築石林精舍於卞山之陽自號石林居士卒年七十二先曾自編其奏議爲志愧集而自序之見文獻通攷今佚此則其第三子模所編也開禧中從孫箋知台州始版行之宋史藝文志陳直齋書錄解題明文淵閣書目著於錄其後葉氏菉竹堂陳氏世善堂毛氏汲古閣皆有其書入

國朝流傳漸罕乾隆中開
四庫館未經采進至黃氏百宋一廛賦出世乃
知孤本之僅存轉輾而爲仁和胡心耘所得亂
後歸於鄉先輩吳平齋太守余以文衡山范石
湖卷易得之今夫學問經濟美名也而人之才
苦不能兼競事功者每陋於文辭精攷古者或
詟於從政漢晉以後往往而然矣左丞以積學
著稱宋史傳之文苑宜若政事非所長者今讀
其奏議設施規畫綱舉目張乃知著書立說非
僅空言夫豈尋章摘句妄矜獨得者所可同日

語哉惜宋史所采爭廢置辨賢能論楊戩各疏皆未編入不得見其全也左丞著書二十五種今存十一種奏議自開禧至今未聞重雕潘伯寅宮保從余借閱慫恿雕行遂摹寫而付之梓道光甲午十月之望先祖榮祿公嘗夢左丞來謁明日而余生俯仰平生性情好古仕已出處微似左丞越七百年而奏議重雕又有待於余意者其有夙因歟

重刋明本排字九經直音序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前集一卷後集一卷不著

撰人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不載明文淵閣
書目始著於錄
四庫所收爲至元丁亥梅隱書堂刊本音釋之
善提要已詳言之余所藏亦元時麻沙書坊所
刊核之提要所舉春秋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御
製贊及金縢大誥禮記周禮之音無一不合惟
書武成識字下云陸無音漢翟酺疏引此作恭
此本無漢翟酺云云八字禮月令審端經術下
云術注作遂此本脫術字祭法幽宗下云下注
讀爲禜方愨宗作如字此本無方愨云云六字

周禮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布此本則曰補
又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此本惟注目字
頒字下云鄭音班徐音墳此本無鄭徐二字臨
人茆字下云音卯又音柳此本則曰茆又柳箈
字下云音治又音殆此本則曰治又箈轉輾傳
刻故字句微有不同耳聞之故友嘉興唐大令
翰題海甯查氏有宋刋九經後附直音題孫奕
季昭撰卽著履齋示兒編者因取示兒編所說
經音一一對勘如論孝經景行謂本於車舝當
作平讀論語從心謂作縱者非君子不弛其親

引開元五經文字謂當音始舊昌移切者非孟子見梁惠王謂當與暴見於王同音現詩衛風擊鼓死生契濶與子成說謂契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小雅常棣外禦其侮謂務如字天保序君能下下謂陞並音戶稼反者非上下字依舊音下下字亥雅反書禹貢二百里蔡謂當讀左傳蔡蔡叔之蔡太甲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東坡謂解爲上字平聲爲德字去聲下句同皆有義顧命執銳謂許氏說文二人冕執鈗蓋有所據禮檀弓則豈不得以嘗巧者乎謂依方氏下母字

舊音無者非間傳三曲而依謂當依說文作悠
廣韻玉篇集韻皆音於豈反左傳襄二十四年
德之共也引司馬溫公訓儉文漢翟酺疏各条
不獨論議皆同辭句亦如出一手信乎其出於
季昭矣宋史藝文志有許奕九經直音九卷考
魏了翁鶴山集許公神道碑詳列奕所著書而
不及直音夫豈許氏所著哉宋史殆誤孫爲許
耳余有宋刊白文九經上端附列直音與此皆
同避諱則至甯宗廓字止蓋季昭甯宗時人九
經亦甯宗時刊也季昭成書之後當時想必風

行故坊賈多取其書或附於後或列於上猶麻沙刊十三經注疏之附經典釋文南宋風氣使然也明本有所刪節故並沒其名耳古人之造字也字不一義即字有數音是以周人解經有緩言急言之別漢儒訓釋有讀爲讀若之音至經典釋文易讀若爲反切以西域之法讀中國之書雖簡捷而非古矣是書以直音易反切取便童蒙而暗合於許鄭之旨提要稱其精核足續陸氏之書誠篤論也明人荒經此書及經典釋文三百年無刊本入

國朝而流傳益罕藏書家多從閣本傳鈔愈久愈譌欲究伏獵洎陶之誚不亦難乎爰付手民與學者共之

刻續談助序

澶淵晁氏為北宋文獻之宗自文元而後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聯翩如景迂悅之深道詠之叔用冲之無咎補之伯咎公邁子止公武子西公遡各以氣節文章名當世此外著書編集傳世亦多自文元至於公武羣從子孫數十人著述之見於各家書目者百數十種今尚存十五種

一門著書之富未有如是之盛者也續談助五
卷明文淵書目始著於錄未著撰人
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廣搜秘笈亦不得見張
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於錄但據每種後跋
語知爲崇甯中人伯宇所編而姓氏爵里無攷
以愚攷之蓋澶淵晁載之之書也載之字伯宇
文元迥之元孫與景迂諸人爲兄弟行鏁廳舉
進士歷官陳留尉濠州參軍終於封邱丞學問
精碻守文元家法多從長者遊年二十所作詩
騷已甚奇偉黃魯直薦之東坡東坡歎爲異材

政和以後花石綱漫盛伯宇傷之有詩曰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也應沉水取珊瑚人多傳誦又有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呂居仁極稱之推爲少比著有封邱集二十卷談助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曲洧舊聞郡齋讀書志紫微詩話封邱集久佚談助宋史著錄今惟見姚寬西溪叢話所引八百年來若顯若晦幸而僅存者惟此書耳明江陰徐子寅藏有宋刊後歸秦汝立

姚舜咨於嘉靖壬戌借而手鈔嘉道間爲常熟張金吾所得余所藏本即從姚舜咨手抄本傳錄書中如北道刊誤志大業雜志琵琶錄乘軺錄等書今皆不傳十洲洞冥漢武內傳故事山水小牘等書今雖尚存可以參攷同異亟爲校梓與學者共之伯宇早爲蘇黃所重文學必有可觀此乃節錄以供衆覽不足以言著述而決擇亦頗不苟時爲陳留縣尉捕賊於法雲寺皆崇甯五年七月至八月所抄下寮奔走手不廢書可以見其嗜學之勤矣每種皆繫以跋語明

去取之由原原本本不同無實空言東坡歎爲異材紫微稱其少比豈虛語哉於以歎晁氏之多材也

刻聖濟經序

聖濟經十卷宋徽宗御製其注題曰辟雍生吳禔注經則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昭德郡齋讀書志文獻通攷明文淵閣書目皆著於錄注則惟見於書錄解題數百年來流傳絕罕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至常熟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於錄吳禔仕履無考據書錄

解題知爲福建邵武人據結銜知爲太學生而巳徽宗自矜其書謂可以躋斯民於仁壽廣黄帝氏之傳於聖濟總錄序亦諄諄言之蓋以此書爲經總錄爲傳其意可見也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頒之天下學宮後允從臣之請敕內外學校課試命題九月二十四日又從大司成李邦彥之請選博士與內經道德經並講趙希弁讀書附志言之頗詳今觀其書探五行之賾明六氣之化文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可爲讀素問之堦梯示南宋以後諸家偏辭曲說相去不

晉甯壞雖序稱黃帝親事廣成子於法宮安居
左道讕言而十篇之中固皆言之成理無邪說
存乎其間也昔人謂使陳後隋煬與文士爭衡
亦當不落人後愚謂徽宗以天下爲兒戲自取
敗亡然於岐黃家言實能深造自得其救定之
證類本草聖濟總錄至今亦奉爲圭臬茍使身
爲醫士與同時諸人絜短較長豈在朱肱許叔
微下乎然後知有斯民之責者當以進賢退不
肖爲急務而非私恩小惠所得與焉
重雕蘭雪堂本蔡中郎集序

蔡中郎集北宋本隋書新唐書皆云二十卷元以後刊本隋書作十二卷與北宋本及唐書皆不合至天聖中歐靜刊板秖存十卷文六十四篇又搜逸文八篇爲外傳附於後共七十二首陳直齋所錄即歐本晁昭德讀書志所著錄亦分十卷云銘墓居其半似與直齋本同惟文九十篇與七十二不同初亦莫喻其故既而思之蓋十二者二十之倒文九十者七十之譌文也隋書注云梁有二十卷錄一卷謂隋亡其錄非謂集有缺失也後漢書蔡邕傳所著詩賦誄銘

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歐本十卷六十四篇得百四篇之半而强未佚以前卷帙倍之不亦宜乎明宏治中華堅蘭雪堂活字本卽從歐出傳古雖殷而讐校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互僞亥豕魯魚無葉不有所可貴者尚存唐以前本之半非俗本割裂雜羼比耳歐序疑宗廟頌魏武祠喬太尉文姜伯淮碑劉鎮南碑皆非邕作雖言之鑿鑿然未嘗誦言去之也今蘭雪本有姜劉兩碑而無宗廟頌祠喬太尉文又不

足六十四篇之數豈華氏因歐說而削之耶抑歐本已削之耶疑莫能明矣惟中郎集存於今者以此本爲最古藏書家珍同宋刻其譌誤皆有迹可尋與明人妄改不同付工摹刊與好古者共之其應改而不改者附校誤記於後

重雕宋本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序

產科之有專書始於唐楊師厚之產乳集驗方太和中昝殷產寶繼之北宋則有李師聖之產育寶慶集沈虞卿之衛生產科方南宋則有虞沇之備產濟用方陸子正之胎產集驗方今皆

不傳寶慶集雖著錄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經陳言等增刪亦
非原本醫書之鮮善本久矣産科其尤甚者也
衛生家寶産科備要八卷宋朱端章輯宋史藝
文志著於錄明文淵閣目亦有其書
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亦未見錢遵王讀書敏
求記載有宋本於端章仕歷則未詳也案端章
福建長樂縣人淳熙中知江西南康軍寛以待
民廉以律已撥設官田於白鹿洞學以贍四方
來學者著有衛生家寶方六卷衛生小兒方一

卷衛生家寶湯方二卷及此書見宋史藝文志乾隆江西通志蓋南宋良吏有心於濟世救民者非醫士也卷一入月安產法體元子借地法逐月藏衣遊神法本之外臺秘要禁草禁水催生符皆出聖濟總錄卷二卷三皆採之孫真人千金方卷四全錄產育寶慶集張世臣累用經效方卷五則采之盧江助教劉寶經驗名方者居多卷六則全錄備產濟用方及許叔微本事方中胎產諸方卷七則全錄胎產經驗方卷八則雜採葛氏肘後巢氏病源千金外臺聖惠萬

全小兒集驗嬰童寶鑑錢乙張渙諸書保育小兒諸法李陸兩集賴此以存虞張之方尤爲自來著錄所罕見洵乎產科之薈萃醫家之指南也予少多疾病喜讀方書每當衆論荆棘之時畧試其技亦嘗奏效婦人小兒望問皆窮尤難製劑丙子之歲細君臨蓐胎死腹中三日不下諸醫束手甲申九月冢婦將娩而瘧作瘧發之際心痛欲死醫亦無策余細心診問博攷方書幸賴此書轉危爲安細君慫恿雕行爰雕印以廣其傳嗟乎秦漢以來醫書經林億孫兆校定

未必盡合於古然猶無大失也明人一再重刊無不妄刪妄改襲謬承譌固已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而況庸人以醫爲市目不知書迂儒食古不化刻舟求劍乎以此治疾是益之危而速之死也婦科爲醫家九科之一產又婦科之一端自來實鮮專書卽有亦鮮善本是編採擇宏富持擇精詳所願家置一編而深求之於保產全嬰之道其庶幾乎

刻續考古圖序

續考古圖五卷南宋紹興閒人所編佚其姓氏

釋文一卷据翟耆年籀史當是趙九成所撰里貫仕履皆無考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郡齋讀書志明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左氏百川書志皆未著錄始見於錢曾遵王讀書敏求記遵王所藏南宋刊本與考古圖並行得之無錫顧詢遠後歸季滄葦延陵書目所載是也滄葦沒歸於徐健菴遵王復從健菴借歸倩工影摹圖繪之精自稱過於宋本卽今
天祿琳琅所藏
七閣所據以著錄者也書記所見藏器之人惟

李明仲誡南宋尚存若王晉玉玠張仲謀詗榮詗之啟道榮子匽輯姚毅夫雄皆徽宗時人作者姓名雖不可攷其必生長北宋而終於南宋無疑也書前必有序序必有題名如考古圖之式序亡而姓名與之俱亡矣夫豈故隱其名哉人之著書患不能傳傳矣患不能久既傳且久矣而姓名轉晦名之傳固有幸有不幸歟亦作者所不料也其姪曰克一藏宋公䜌鼎曰克中藏王宮匜一門羣從風流好古時代雖遠尤足動人慨慕惜皆不可考耳考古圖宋時甚行至

元而陳仁子刋於茶陵至明而有泊如齋寶古堂兩刋故流傳甚廣續圖釋文宋以後無刋本著錄家亦復罕見余求之數十年而未得同治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厰肆郵來目錄列有此書亟託陳小舫侍御購之而已不可物色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於吳門見插架有之從翁覃溪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所揆卽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卽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稾也爰借錄而壽之梓不見宋本無從是正其有斷爛未敢肊更相傳

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安樂堂之書同治初亦不能守潘伯寅翁叔平兩尚書各有所得朱修伯宗丞楊協卿太史得之爲多是書宋本不知所歸夫物之顯晦有時時之先後有數安得一旦宋本復出以慰嗜古者之望而快余之夙願也乎

菱湖鎮志序

古者邦國有史郊野都鄙皆有志黨正閭胥所書司會訓方山師川師原師所掌皆是也此後世山志鎮志所由昉乎秦漢變周法記載無聞

劉宋袁山松有勾將山記唐盧鴻有嵩山記宋常棠有澉水志雖不明言法古實暗合於周禮吳興爲古名郡菱湖爲吳興城南大鄉聚其稱鎮也不知其所始宋制凡縣管下人烟繁盛處置鎮設監官掌茶酒稅務之事菱湖在宋時曾否設官置鎮無可攷惟今鎮之中有務地當即宋時監當稅務之所則鎮之名其或始於宋歟明萬歷末居人麗太元創爲菱湖志三卷今不傳姚某菱湖新志寡陋殊甚惟其地自明以來文人輩出生聚日繁若不網羅舊聞勒爲成書

後之人將於何攷信乎孫翰卿茂才英年好學
留心鄉里掌故孜孜搜攷三易寒暑成菱湖志
四十四卷既脫稾徵序於余余惟志者國史之
權輿鄉聚有志而後郡國有所取材郡邑有志
而後國史有所徵信余前修府縣志嘗病菱湖
文物之邦而文獻無徵不意於茂才得之也書
分輿地金石恩榮選舉職官人物列女藝文前
事襍綴十類博而不蕪簡而不漏洵有合於周
官遺意可備史家之採擇者矣老友汪謝城廣
文纂南潯鎮志頗爲一時名流所重茂才年方

壯志方銳充其所至將與謝城爭衡余雖衰朽固樂觀其成也

穰梨館過眼錄序

古之學者左圖而右史故書與畫並重然篆籀之始先有象形則畫實書之先河也書畫之有專書始於梁之太清目然僅有目而已宋性甫珊瑚木難出而後備錄全文至郁水西張米菴汪凝霞所輯而記載尤詳余性不善書更不知畫同治甲戌由閩歸

內召乞養陳情棲息家巷日與文人逸士遊而

章紫伯明經爲光習明經收藏書畫極富朝夕過從時時出以相賞時余方著罪言一書其末章言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當講求當世利害民生疾苦出可安內攘外處可守先待後以無負天生先覺先知之意聲色狗馬在所當遠即文房清玩亦不宜酷好深嗜昔秦檜之一德格天閣賈似道之悅生堂嚴嵩之鈐山堂非不古物充牣終爲下流之歸君子不爲也明經見而非之以書規余曰子之論誠高矣在乘時得位者好之行且計取行且豪奪無異乎元載之

胡椒童貫之理中圓也若退而在野模山範水賞玩流連可以娛情可以養年玩物而不滯於物夫何傷今予欲以管商之術彊國庇民無論無其時無其遇也即以逢時際運者言之長沙讜言而斥外士安足食而終流平泉尊主垂老投荒江陵振明謗流身後錯父有言可爲深願且予亦嘗受

特達之知矣小試之而小危大行之而大危役役半生再起再蹶何不幡然變計從容乎翰墨之林逍遙乎圖書之府與古爲徒悔吝不生視

夫位卑言高叢忌招尤其勞逸安危不相倍蓰
哉余聞而憮然遂焚罪言不作稍稍借觀明經
所藏間亦從而收蓄摩抄日久頗得樂趣乃信
歐陽子真有益三字爲不妄明經規我之言爲
藥石也惟時方尚四王吳惲戴湯諸家余性與
時異好收明以前物而明季忠臣
國初高人畸士之作所得尤多其始頗受市儈
欺二十年來辨別漸精卞令之高江村陸潤之
所著錄亦時時著論駁之吳越藏家遂有郵寄
質正者就所過目擇尤記錄積日累時裒然成

帙發凡起例命兒子樹藩樹屏門下士李延達
編爲四十卷付之梓人雖無當於古人作畫造
書之義而嗣響朱郁接武張汪余亦未敢讓焉

儀顧堂集卷六終